漢書疏證

漢書疏證卷二

惠帝紀第二

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張晏日不滿一歲謂不滿四歲之一歲作郎三歲也不滿二歲謂不滿六歲之二歲作郎四歲也師古曰沈說非也直謂作郎未經一歲二歲耳

劉攽曰沈賜爵之差中郎二歲乃當一級今不滿一歲亦一級恩優之也又散郎三歲當賜一級今斷不滿二歲賜錢萬則滿二歲亦賜一級矣

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斥金也晉灼曰近上

二千石賜錢二萬此言四十金實金也下凡言黄金真金也不言黄謂錢也食貨志黄金一斤直錢萬師古曰諸賜言黄金者皆與之金不言黄者一金與萬錢也

劉放曰予謂諸書言若干金則一金萬錢至於賜金若干斤則盡金也

減田租復十五稅一鄧展曰漢家初十五稅一儉於周十稅一也中間廢今復之也

宋祁曰注文今復之也當作今復復之也

尊公主為太后

刊誤曰顏說非也悼惠公主兄弟耳雖欲諂呂后而以母事之於理安乎蓋齊內史本諂

呂后欲尊公主以漸王張氏故勸王割郡就益魯色而更號魯元公主為魯元太后也太后之號雖更魯元之稱不除豈閔為齊王毋幸又張偃以毋為太后故封魯王太后非齊益明也

愚按齊悼惠王傳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太后怒齊王憂自以為不得脫長安獻城陽郡以尊公主為王太后太后之怒以齊王位在帝上也齊王鮮之不得則姑以尊魯元公主為太后以鮮之益厚自卑抑之意且惠

帝娶張敖女於魯元親姊也而為子壻則聚王之尊為太后不亦宜乎又張耳以高帝八年廢張偃以呂后六年封常山之國既失曹王之號未加公主必不樂徒擁此太后虛號明矣顏說不可非

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筭應劭曰國語越王句踐令國中女子年十七不嫁者父母有罪欲人民繁息也漢律人出一筭筭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筭今使五筭罪謫之也孟康曰或云復之也師古曰應說是也

劉攽曰予謂女子五筭亦不頓謫之自十五至三十為五等每等加一筭也

長安城成

史記索隱曰漢宮闕疏四年築東面五年築北面三輔舊事云城形似北斗也　續漢書郡國志注曰漢舊儀曰長安城方亦十三里經緯各長十五里十三城門九百七十三頃城中皆屬長安令辛氏三秦記曰長安地皆黑壤城中今赤如火堅如石父老所傳盡鑿龍首山爲城　酈道元水經注曰長安城漢惠帝元年築六年成即咸陽也秦離宮無城故城之王莽更名常安十二門東出北頭第

一門本名宣平門王莽更名春王門正月亭亦曰東城門其郭門亦曰東都門即逢萌桂冠處也第二門本名清明門一曰凱門王莽更曰宣德門布恩亭內有藉田倉亦曰藉田門第三門本名霸城門王莽更名仁壽門無疆亭民見門色青又名青城門或曰青綺門亦曰青門門外舊出佳瓜廣陵人邵平為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此門瓜美故世謂之東陵瓜南出東頭第一門本名覆盎門王莽更名永清門長茂亭其南有下杜城應

勿曰故杜陵之下聚落也故曰下杜門又曰端門北對長樂宮第二門本名安門亦曰鼎路門王莽更名光禮門顯樂亭即西安亭北對未央宮第三門本名平門王莽更名信平門城正亭西出南頭第一門本名章門王莽更名萬秋門億年亭亦曰光華門也又曰便門第二門本名直門王莽更名直道門端路亭故龍樓門也張晏曰門樓有銅龍三輔黃圖曰長安西出第二門即此門也第三門本名西城門亦曰雍門王莽更名章義門著誼

亭其水北入有函里氏名曰函里門又曰光
門亦曰突門北出西頭第一門本名横門王
莽更名霸都門左幽亭如淳曰音光故曰光
門其外郭有都門有棘門徐廣曰棘門在渭
北孟康曰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三
輔黄圖曰棘門在横門外按漢書徐厲軍於
以備匈奴又有通門亥門也其第二門本名
洛門又曰朝門王莽更名建子門廣世亭一
曰高門蘇林曰高門長安城北門也一曰厨
門其内有長安廚官在事故城曰厨門也如

淳曰今名廣門也第三門本名杜門亦曰利城門王莽更名進和門臨水亭其水有客舍故名曰客舍門又曰洛門也　杜佑通典曰今城西北古城是也括地志長安故城在雍州長安縣西北三十里漢之舊都本秦離宮長安故咸陽也

發車騎材官詣滎陽太尉灌嬰將

刊誤補遺曰按史記本傳嬰自擊黥布歸以列侯事孝惠呂后其後呂祿聞齊王舉兵乃遣嬰為大將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謀屯兵

傳中所載止此一事乃知嬰非吳榮陽寔以呂后八年史記漢書於高惠紀各書之蓋重出也文紀詔曰前產祿擅遣將軍灌嬰擊齊則嬰此時未為太尉太尉自是周勃孝文立勃為丞相乃以嬰為勃代而惠紀乃書嬰為太尉又誤也

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七年壽二十四

謹按史記注引皇甫謐曰帝以秦始皇三十七年生崩時年二十三

九月辛丑葬安陵師古曰三輔黃圖云去長陵五里

宋祁曰長陵五里一作十里　水經注曰陵北有安陵縣故城　元和郡縣志曰安陵在咸陽東北二十里

七年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夏五月丁卯日有蝕之既

齊召南曰按春秋魯襄公二十一年及二十四年皆頻月日食自此以來前有高帝三年之十月十一月及惠帝此年頻食凡三見矣孔穎達疏春秋謂頻月日食理必不然疑為轉寫失誤然則高惠文三紀亦轉寫失誤乎

五行志雖指所在之星所應之事不可執令而毀古也

高后紀第三

史通曰劉軌思商榷漢史雅重班才唯譏其本紀不列少帝而輒編高后安私非劉氏而竊脊漢宮時天下無主呂宗外剖故借其歲月寄以編年而野雞行事自具外戚譬夫成為孺子史刊攝政之年厲亡流彘曆紀共和之日而周召二公各世家有傳班氏式遵曩例殊合事宜

高皇后呂氏

刊誤稱遺曰古者男子稱氏稱名婦人稱姓舜之姓姚四岳稱有鰥在下曰虞舜至虞思之女歸於夏傳則曰二姚齊之姓姜書稱俾爰齊侯呂伋至太公之女歸於周傳則曰邑姜春秋所書無一不然於卿大夫書爵書名書氏宰渠伯糾公子益師之類是也於內女外女則必書姓或系以字或系以謚或系以父國或系以夫氏如成姬成風杞孝姜蕩伯姬之類是也陸淳曰古者一字不成文辭皆

以氏字配之姜氏子氏姒氏配姓也高后紀
書氏而不書姓以春秋之法繩之其失昭矣
惠帝即位尊呂后為太后
朱子文曰呂后二字可去當曰惠帝即位尊
為太后
立孝惠後宮子彊為淮陽王不疑為恒山王弘
為襄城侯朝為軹侯武為壺關侯
愚按外戚恩澤侯表有襄城侯義軹侯朝壺
關侯武昌平侯大皆云以孝惠子侯
以梁王呂產為相國趙王祿為上將軍立營陵

侯劉澤為琅邪王
劉敞曰呂后外戚待惠帝崩呂后泣不下陳平用張辟彊計請以呂台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又云復殺高祖子趙幽王共王燕王遂立諸呂為王又云病困以祿為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為相國居南軍又劉澤傳澤王與呂氏同時而此紀太后臨朝便封王諸呂七年但說祿產將南北軍參校前後知此之誤也　又曰高帝十年戚鰓為中尉孝惠五年卒事見百官表然不載繼鰓者為何人至

孝文十四年始有中尉周舍中間二十餘年闕而不書仁傑按呂后常戒產祿將兵衛宮毋為人所制其積慮如此自能之卒毀后已用其黨陰總兵柄矣後因丞相言遂用呂后居北軍而中尉之兵歸呂氏孝惠元年以劉澤為衛尉澤固呂黨至后之七年以澤為瑯邪王太史公謂太后王諸呂恐後劉將軍為害迺王澤以慰其心非也衛尉寔主南軍后以為澤雖娶顏女要是劉氏宗親終不為已用故外示尊寵殺地而王之其寔自欲用諸

呂特衛尉共職耳未幾呂令產居南軍蓋自戚鰓之卒劉澤之王衛尉中尉不復授人雖長樂衛尉亦用呂更始為之而中外兵柄皆為呂氏有矣

引

侯幸得賜餐錢奉邑

宋祁曰江南本文顏注文邑中字上有所食字莫錢莫故作莽景祐刊誤謂莽非祖梲當改為莫錢又韋昭注文韋梲祖字上有或曰字

南粵王尉佗自稱南武帝韋昭曰生以武為號不稽古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成湯曰吾甚武因自號武王佗言武帝亦猶是耳何謂其不稽古乎

劉攽曰顏雖引成湯之言然未知湯果自號武王乎聖人者人與之名耳詩謂湯爲武王則亦猶書謂文王爲寧王耳豈自稱之哉史記之言未可信也

行五分錢

宋祁曰分字別本作銖非是武帝時始造五銖錢

以梁王呂產爲相國趙王祿爲上將軍立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

劉攽曰呂后始感得惠帝崩呂后泣不下陳

平用張辟彊計請以呂祿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又云復殺高祖子趙幽王共王燕王遂立諸呂為王又云病因以祿為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為相國居南軍又劉澤傳擇王與呂氏同時而此紀太后臨朝便封王諸呂七年但記祿產將南北軍叅校前後知此之誤也

計猶豫師古曰爾雅曰猶如麏麏音几

愚按今本爾雅麏作麂

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

劉攽曰按表及周昌傳高后四年窋為御史
大夫誅諸呂後免則非行也疑此紀誤
馳告丞相平太尉勃
宋祁曰馳邵本作以
襄平侯紀通尚符節張晏曰紀通信子也晉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
臣表云紀通紀成之子以成死事故封侯師古曰晉說是也
劉攽曰高祖以善用人得天下豈宜忘紀信
之功疑成者即信之一名 齊召南曰劉攽
疑紀成即紀信之一名然功臣表明云成戰
好時死事按好時之戰即漢元年五月襲雍

與章平戰也外此無戰鬥時事矣若成陽信當云滎陽詐楚死事不當云戰鬥時死事也時以父死事封其子者二一紀通一高景侯周成以父苛守滎陽罵項籍死事也一高梁侯酈疥以父食其說齊王死事也漢高祖于功臣最重忠御紀信之烈通于三人豈剖符時竟不念及當由信無妻子可封耳令信有子當如紀通周成酈疥之例附無子而有妻亦當知奚涓母侯疵之例而信皆無之所以與樅公俱無將號也紀信與紀成或是兄弟

則不可知若云信即是敵則非也沛公會鴻
門時紀成與樊噲靳彊滕公並步從間道走
軍明見於紀豈即將軍紀信耶晉灼及師古
說不可易也
急歸將軍印辭去
宋祁曰南本作歸印綬去
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皆左袒
困學紀聞曰按儀禮鄉射疏云凡事無問吉
凶皆袒左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皆袒左唯有
受刑袒右故覲禮乃云右袒注云刑宜施於

右是也以凡攻之國勸誅呂氏之計已定為
呂氏者有刑故以右袒令之非以覘人心之
從違也

日餔時
宋祁曰越本郯本並無日字

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
刊誤補遺曰漢南北軍雖號為兩軍相表裏
其實南軍非北軍比也高帝發中尉卒三萬
人王温舒為中尉請復中尉卒得數萬人北
軍尺籍亦云盛矣至若蓋寬饒為衛司馬衛

卒之數不過數千人而已故漢之兵制常以北軍為重周勃一入北軍而呂產呂更始輩束手就戮戾太子不得北軍之助而卒敗於丞相之兵兩軍之勢大略可觀矣呂后初從大臣之請用呂台居北軍而南軍則用劉澤如故澤妻后女弟呂須女也后意以兩軍唯北軍為重既得其柄矣南軍又呂須子婿居之宜無足患至七年乃復長慮却預使澤之圖而以南軍付呂產史記於后八年載后病困乃以呂祿居北軍非也呂台卒於后之二

年祿蓋代台者則其居北軍非始呂后崩日之日

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內相國祿殿門

刊誤補遺曰按未央衛尉寺蓋在宮內產既不能入殿門則宮內之兵無容疑名矣遂為朱虛侯所誅按百官表自劉澤既王之後不載衛尉姓名文帝二年始有衛尉兄而不書姓史記高紀有酈兄疑衛尉兄即酈寄也當澤之既去兄之未授也衛尉缺不書不知平陽侯所告衛尉為何人以功臣表考之則開

殿門止產者劉揭也揭時爲典客覔平徼使之兼行衛尉事以拒呂產爲勃之將北軍大勢既定故揭得以奪其職而南軍惟揭之聽向使祿未得解印產方主兵于中是烏能止其入殿門也哉

所

志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

易氏曰大抵南北軍之制在漢志爲甚略無所攷證然襍見於紀傳表志者亦可參攷其一二其大槩則無出于高后八年之紀也攷之高后紀則況仁輝之雖勢洶外足以相制

表表足以相應高帝之法可謂規摹宏遠矣謨初定天下京師之屯唯此二軍諸長本根所係甚重故高祖於衛尉中尉之任皆不輕授而必付之酈商周昌高十一年百官表書衛尉王氏中尉戚鰓王氏　失其名而蕭何傳載王衛尉之諫高帝械繫何也其面折廷爭有似王陵或者其陵欲鰓者毋乃戚夫人之族屬也欲高帝鍾愛趙王屬周昌使相之及莫年則以戚氏本兵得非陰為保護趙王之計而王陵因高帝付以託孤之任者故以

之主兵耶惠帝初年呂氏固已綱國政劉澤
呂氏之戚屬也實為為尉而表于中尉缺焉
高后七年澤既為王之國終呂后之世二官
及郎中令皆不以除人特以兵權分屬於呂
祿呂產而長樂衛尉亦屬之呂更始革兵權
盡歸呂氏矣長史稱太后病因以趙王祿為上
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為相國居南軍且戒之
云我即崩必據兵衛宮謹無送喪為人所制
故史稱上將軍祿相國產顓兵秉政齊王傳
云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良有以也陳平

周勃誅諸呂氏太尉勃欲入北軍乃令紀通
持節矯內之又令酈寄劉揭說祿解將印而
以兵授太尉勃既將北軍而尚有南軍衛
尉居宮中寔賴南軍之權故令平陽侯告之
使毋內呂產殿門按表高后七年劉澤為王
衛尉不以除人不知平陽侯所告者何人哉
產既賴軍其權不在衛尉審矣恐未易以一
言之故而能使之抗平日所尊事之相國也、
又按表文二年始書衛尉足而文帝詔封功
臣則云衛尉足等十人矣愚謂平勃區處南

軍宜無異于北軍而平陽侯所告之人得非衛尉足也耶豈平勃欲誅呂氏始除足為衛尉以奪南軍故平陽侯得以告之而史策省文不詳載尔又不然則勃既將北軍其勢已足以制南軍故令平陽侯告衛尉然南軍未附勢未可知衛尉守殿門相國雖不得入而猶得裵回往來於殿庭之次是南軍猶縱其入未有出力奮發而誅之者若衛尉於是時不能以抗相國則南軍將何如也又安知其不有起而應之者蓋彼皆素所服屬者也其

時陳蕃之業是矣平陽侯既馳告太尉而尚
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乃謂朱虛侯劉章急
入宮衛帝章從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
見產廷中會天大風從官亂莫有鬬者遂得
殺之于郎中府吏舍又馳斬長樂衛尉呂更
始還入北軍殺太尉勃至于起而拜賀曰所
患猶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蓋南軍尚存不能
為太尉勃之憂而呂產在宮中勃深慮其不
勝必衛尉應於內而後足以克敵於此足以
見南軍之可以制北軍南軍雖存而太尉得

以告衛尉而奪之權誅產之功竟以北軍而清宮掖是又足以見北軍之可制南軍也夫北軍討之於外南軍應之於內表裏相濟於此可驗然是時誅呂氏北軍之功居多而南軍無大功故文帝褒賞功臣如紀通劉揭等皆封列侯已侯者益封至二三千戶而衛尉足等僅四百戶或者以其功為劣然當是之時勃雖以南北軍成誅呂安劉之功及文帝自代邸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北軍則勃已不與兩軍之政其後除右丞相亦

旋歸故栖蓋前日之以北軍制南軍者將一時之權宜而已南北軍本以相制而文帝以宋昌兼領失本意矣然出於倉卒周防之謀故隨即罷衛將軍仍以其兵分屬焉是雖出於一時權宜而於南北軍之制初未嘗有所更易此漢初兵制之善者也其後武帝內增七校以北翼衛之勢又恐北軍偏重則置期門羽林與夫城門之兵兵籍紛紛而南北軍之制隳矣

大臣相與陰謀以為少帝及三弟為王者皆非

孝惠子復共誅之

愚按紀首稱皇后無子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為太子既云後宮美人子然則亦惠帝子也此何以云少帝及三弟為王者皆非孝惠子蓋孝惠子在文帝焉得入立以為非孝惠子此其所以為大臣之陰謀也班氏史筆嚴矣

文帝紀第四

習學記言曰漢文除肉刑短喪賜民租除田租皆以其予民者行之不為勉強更有以上

事亦可行惜乎輔之者無其人也班氏父子雖掎摭其善然亦止能言其儉及近襄歎事益其所知者如此而已

容齋三筆曰史記律書云高祖厭苦軍事偃武休息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擁兵阻阸選蠕觀望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今匈奴內侵邊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

動心傷痛無日忘之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策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盛粟至十餘錢予謂孝文之仁德如此與武帝黷武窮兵為膏壤不侔矣然班史略不及此事資治通鑑亦不細入使其事不甚暴白惜哉

立為代王

宋祁曰越本立字下有子恒二字

夏啟以光

宋祁曰江南本淫文張晏曰下有横謂無思

下服虔曰更也更更言去諸侯而即帝位也二十字

代王笑謂宋昌曰

小宋板本無曰字

閏月己酉入代邸

劉攽曰己酉去誅諸呂三十七日矣

子弘等皆非孝惠皇帝子師古曰不詳其有爵位故總謂之子

宋祁曰注文不詳南本作不許爲長若云不詳其有爵位則高后元年已封三王二侯而弘又非帝非不詳也

不敢怨師古曰怨恚恚也

劉攽曰怨言輕易也

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

刊誤補遺曰南北軍以衛尉中分掌其事胡廣曰衛尉徼巡宮中執金吾徼巡宮外相為表裏李揆亦曰南北軍本以相制二者固不可總而一之也文帝即位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似未究當時置軍之意至二年乃以鄰況為衛尉掌南軍而中尉不除人豈昌以衛將軍仍統北軍耶十四年紀書中尉周

舍為衛將軍擊胡百官表亦載舍是年為中尉然不載其自中尉為衛將軍事意中尉衛將軍名雖除而職統北軍則一故史略其事耳

制詔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習學記言曰秦始皇始有制詔而漢因之蓋示人主夸大威服之勢非古人所謂言曰從王言惟作命之意也王通曰詔其見王者之志通所謂詔者以秦為非耶以為是耶若言不足以見志而必有待於詔則盤庚說命補

矣　宋祁曰景德本無制詔二字

酺五日

宋祁曰酺南本浙本並作餔

呂産欲為不善

宋祁曰呂産南本浙本無呂字

典客揭奪呂祿印

宋祁曰呂祿南本浙本無呂字

上帝神明未歆饗也

宋祁曰南本浙本無也字

而專於子

宋祁曰越本尊作傳

今閒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師古曰鬻淖糜也淖溺也音女敎反

小宋校本注文無溺也二字

不稱者督之

刊誤補遺曰師古曰督謂察視責罰也丙吉傳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師古曰督謂察視之按督有兩義西域傳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此用督察爲義晉令曰應受杖而體有瘡者督之此蓋決罰之名顏注丙吉傳但云察

視非也於文紀亦知其為責罰復兼察視為言持兩端何哉隋志載梁杖督之制云督罰大罪無過五十三十小者二十宇文周定五刑曰杖鞭徒流死徒流之制鞭笞並用笞者笞其臀鞭者鞭其背魏明帝改罰金之令婦人加笞笞者從臀例以其露形體也隋去鞭刑謂鞭之為用殘剝膚體前世鞭笞之刑蓋加此而杖臀在鞭笞之外比之為輕笞用竹鞭用生熟革而杖則用荊而已鞭至殘肌膚笞至露形體而杖臀則不至此路書所謂朴刑

而宋子竿親執以扶策者豈是邪然則瞀爲決罰之名由漢以來用之梁陳猶爾也唐因隋舊凡瞀罰鞭杖之制併廢不用顏氏有不及知故言瞀以察視為義而已說文瞀殺二文同篤音督察也殺擊物也蓋古字少故即以瞀為殺

尊

昌為衛將軍 師古曰尊高也高其官秩

小宋板本無官字

爲

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 李奇曰詔所止時以恩愛見留者

小宋板本及元大德本留下無者字

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蘇林曰憫寢視不安貌

宋祁曰蘇林注文憫字下當有然字

又飭兵厚衛師古曰飭整也音勑

小宋叔本作音勑字讀與敕同

餘皆以給傳置

宋祁曰傳傳舍置廐置按廣雅云置驛也

其開籍田應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為天下先籍者帝王典籍之常也韋昭曰藉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為天下先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

毛詩載芟疏曰凡言典籍者謂作事敬法書

而記之或復追述前言猶為典法此籍田在于公地歲歲耕墾此乃當時之事何故以籍為名若以事載典籍即名籍田則天下之事無非籍矣何獨於此偏得籍名瓚見親耕之言即云不得假借豈籍田千畝者天子親耕之手

誹謗之木

馬縞中華古今注曰程雅問曰堯設誹謗之木何也答曰今之華表木也以橫木交柱頭狀如華也形如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謂之

表木以表王者納諫也亦以表識衢路秦乃除之漢始復脩焉今西京謂之交午柱也

民或祝詛上以相約

劉攽曰祝詛上以相約漢俗如此猶後漢傳云不直者不敢祝少賓也故吏得以為大逆

上幸甘泉

宋祁曰注文賜以酒食帛菖越本無酒菖二字

與王與居去來者亦赦之

劉攽曰高帝詔曰與綰居去來歸者亦赦之

今此文亦當云與王與居居去来者赦之盖
脱一居字也

作顧成廟

中華古今注曰顧成廟有三玉鼎二真金鑪
槐樹卷為扶老鈎欄畫雲龍角虡於其上也

除盗鑄錢令應劭曰聽放民鑄也

小宋板本放作於

未央宮東闕罘罳災

程大昌演繁露曰前世載罘罳之制凡五出
鄭康成引漢闕以明古屏而謂其上刻為雲

氣蟲獸者是禮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鄭之釋曰屏謂之樹今浮思也刻之為雲氣蟲獸如今闕上之為矣此其一也顏師古正本鄭說蕭屏闕言之而於闕闕加詳此其二也漢人釋罘為復釋罘為思雖無其制而特附之義曰臣朝君至罘罳下而復思罰罳釋名曰罘罳在門外罘復也罳思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也至王莽剟去漢陵之罘罳曰使人無復思漢也此其三也崔豹古今注依放鄭義而不能審知其詳遂析以為二也闕自闕罘罳自罘罳其言曰漢西京罘罳

合板為之亦築土為之古今注曰罘罳屏之遺象也臣朝君行至門內屏外復應思惟罘罳復思也漢西京罘罳合板為之亦築土為之每門闕殿舍前皆有焉於今郡國廳前亦樹之詳豹之意以築土者為闕以合板者為屏也至其釋闕又曰其上皆丹堊其下皆畫雲氣仙靈奇禽異獸以昭示四方此其四也唐蘇鶚謂為網戶其演義之言曰罘罳字象形罘浮也罳絲也謂織絲之文輕疏浮虛之貌蓋宮殿窗戶之間網綴也此其五也五者雖參差不齊而其制其義互相發明皆不可廢罘罳云者刻鏤物象著之板上取

其疏通連綴之狀而罘罳然故曰浮思也以此刻鏤施于廟屏則其屏爲疏屏施諸宫禁之門則爲其門罘罳而在屏則爲其屏罘罳覆諸宫寢闕闈之上則爲其闕之罘罳非其别有一物元無附著而獨名罘罳也至其不用合板鏤刻而結網代之以蒙冒户牖使蟲雀不得穿入則别名絲網凡此數者雖施寘之地不同而其罘罳之所以爲罘罳則未始或異也然鄭能指漢闕以明古屏而不能明指屏闕之上孰者之謂罘罳故崔豹不能曉

解而析以為二顏師古又不敢堅決兩著而兼存之所以起議者之疑也且豹謂合板為之則是以刻微而應罘罳之義矣若謂築土所成直繪物象其上安得有輕疏罘罳之象乎況文帝時東闕罘罳嘗災矣若累畫諸寘土之上火安得而災之也于是乃知顏師古謂為連屏曲閣以覆垣墉者其說可據也崔豹曰闕亦名觀謂其上可以觀覽則是顏謂闕之有閣者審而可信 闕既有閣則户牖之有罘罳其制又已明矣 日知錄曰罘罳字

罘从网其實屏也考工記匠人宮隅之制文
雉城隅之制九雉註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
廣雅罘罳謂之屏越絶書巫門外罘罳者春
申君去吳假君所思處也魚豢魏略黄初三
年築諸門闕外罘罳參考諸書當從屏說又
五行志劉向以為東闕所以朝諸侯之門也
罘罳在其外諸侯之象也則其為屏明甚而
或在門内或在門外則制各不同耳　宋祁
曰江南本罳作思
將軍薄昭死

宋祁曰師古注文越本無自叙二字

除關無用傳

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　容齋四筆曰刑統衛禁律云不應度關而給過所若冒名請過所而度者又云以過所與人又關津疏議關謂判過所之處津直度人不判過所釋名曰過所至關津以示之或曰傳傳轉也轉移所在識以為信魏志倉慈為敦煌太守西域雜胡欲詣洛者為封過所廷尉決事曰廣平趙禮詣雒治病門人齎過所詣洛陽責禮

冒名渡津受一歲半刑蓋若今時公憑引據之類　憑按鄭康成注司關云傳若今移過所文書

今廖身從事

小宋板本廖作摎注同

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

劉攽曰謂戮當作爲字

有司以歲時致禮

小宋板本致作置

後元年

黄氏曰抄曰衛獻公亡在外十二年而入稱後元年出公亡在外四年復入亦稱後元年漢文之稱後元其殆昉於此歟　宋初曰按紀年通譜云史記文紀十七年書得玉杯曰人主延壽於是天子更始為元年而不著後字至班固則於此題後元年然則當時玉杯冊中之異但稱元耳史家追書後字以別初元

間者數年比不登

辨惑曰齊王肥與諸侯書言呂后比殺三趙

王文紀詔言間者數年比不登梁孝王傳云
十四年入朝何武傳曰孝成孝哀比世嗣公
孫賀傳曰丞相李蔡等三人比坐事死膠西
王端傳云端數犯法天子弗忍誅有司比再
請削其國夫比者連併之義耳而顏注皆訓
頻似是而寔差殊

無有所隱

宋祁曰隱字下一有也字

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

免史記作勉索隱曰顏遊秦以令是姓勉是

名為中大夫

次細楖

宋祁曰如淳注文長安字下一有圖字

民得買爵

元大德本及臬山嚴氏校本買皆作賣

帝崩於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二十三即位即位二十三年壽四十六也

愚按徐廣曰年四十七

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

劉攽曰與讀曰歟言得以天年供養於高廟

我之不明而嘉此歟是可嘉也其奚哀念乎

劉敞同

服

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

劉攽曰文帝制此喪服斷自已葬之後其未葬之前則服斬衰漢諸帝自崩至葬有百餘日者未葬則服不除矣翟方進傳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此其證也說者遂以日易月又不適計葬之日皆大謬也攷之文帝意既葬除重服制大紅小紅所以漸即吉耳又此內有注云傅曰方進供養後母甚篤以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

愚按服虔曰

繐細布衣也應劭曰繐者襌也皆非鄭康成閒傳注云黑經白緯曰纖孔疏云戴德變除禮文

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

周禮夏官小司徒疏曰復土者掘坎之時掘土外向下棺之後反復此土以為丘陵故云復土也

葬霸陵

水經注曰霸陵上有四出道以瀉水在長安東南三十里

三輔黃圖霸陵在長安城東

七十里

元和郡縣志白鹿原在萬年縣東二十里亦謂之霸上漢文帝葬焉

雍錄文帝嘗欲馳車下霸西峻坂因袁盎諫而止即白鹿原之西坡也帝樂其地遂即霸上立陵以為霸陵陵後又置縣是為霸陵縣也

王楙野客叢談曰漢文帝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示從儉也班固贊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劉向亦曰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謂知矣觀晋索琳傳見後杜陵不佚無馭武帝多

藏金錢財物已見於貢禹所陳宣帝不得而
知然以貢禹杜陵宮人數百之言推之恐亦
未免惟文帝平生節儉人無間言臨終遺至
薄之制微至銅錫不以為飾炳然載於史冊
以薄送終考晉愍帝紀建興二年盜發霸杜
陵及薄太后陵金玉綵帛不可勝計敕收其
餘以實內庫可驗畜積之多也是文帝之陵
果不免矣然而沈炯賦曰咄嗟驪山之阜惆
悵霸陵之原文若儉而無隙竟發掘其何言
鮑溶詩曰儉風本自張廷尉霸陵一代無毀

發白居易詩亦曰驪山脚下秦皇墓一朝盜掘墳陵破可憐寶玉歸人間暫借泉中買身禍奢者狼狽儉者存一凶一吉在眼前憑君回首向南望漢文高葬霸陵原如炯白等所言則霸陵初未嘗發也不知前說何紛紛如此　徐乾學讀禮通考曰崇沈鮑諸詠謂霸陵初未嘗發不過以飄文帝終制有霸陵之完功在釋之一語耳其實至晉始發詞人不核實如此

有不便

宋祁曰便字下疑有者字

吴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

史通曰史記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嘗責
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書孝文紀末其讚曰
吴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此則記之與傳並
所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讚論
而自見者

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

諸史辯惑曰史記文帝紀云張武受賂金錢
事覺上發御府金錢賜之以媿其心彼受金

錢而復以金錢賜之可以為妮漢書但云吏加賞賜則泛而不明矣

景帝紀第五

劉攽曰景紀以御史大夫陶青為青翟義平侯相夫為嘉又言官有大鴻臚光祿大夫又令三輔舉不如令者又載皇太后崩皆其錯悞者不知班氏之謬或後世之其書有追稱之者

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應劭曰始取天下者為祖高帝稱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為宗文帝稱太宗是也師古曰應說非也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

可尊

劉歆曰廟說非也始受命者稱太祖其有功者亦稱祖商祖甲是也

高廟酎

西京雜記曰漢制宗廟八月飲酎用九醞太牢皇帝侍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一日九醞一曰醇酎

式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如淳曰莊周云麋鹿食薦曰

劉攽曰注康麃食曰蕩衍一曰字

四年十月戊戌晦日有蝕之

劉攽曰此年紀事十月在年終誤

七年冬十一月庚寅晦日有蝕之春正月廢皇

太子榮為臨江王

史記作七年冬廢栗太子為臨江王十二月

晦日有食之

大行奏謚誄策 師古曰大鴻臚者本名典客後改曰大鴻臚大行令者本名行人即典客之屬官也後改曰大行令故事之尊重者遣大鴻臚而輕賤者遣大行也據此紀文則景帝已改典客為大鴻臚改行人為大行矣而百官公卿表乃云景帝中六年更名典客為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行令為大鴻臚更名行人為大行令當是表誤

劉攽曰史記文景事最略漢書則頗有所錄焉蓋班氏博采他書成之故于景帝世謂典客為大鴻臚行人為大行由它書即武帝時官記景帝世事班氏失于改革耳然則改諸官名在武帝世無疑非表誤也顏氏所疑下文光祿大夫亦景帝所改乎　劉攽曰按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薨猶云大行令奏謚則非表誤也但官名改易未定故史于此追舉最後官名耳武帝初大行王恢李息即大行令也

中四年十月戊午日有蝕之

劉攽曰此年紀事十月在年終亦誤

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下吏出八闈巷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加法令者

劉攽曰此文參錯不序　又曰武帝時改主爵中尉為右扶風主爵中尉知不治民也自武帝以爲治民者惟左右內史此時亦未有三輔此紀文誤耳

條侯周亞夫下獄死

愚按史記亞夫之死在中三年本紀世家同

春句奴入寇門太守馮敬與戰死發車騎材官
屯春以歲不登
　愚按兩見春字疑衍字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
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饑
害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
　因學紀聞曰本李克對魏文侯之言藝文志
　儒家李克七篇
二
月癸酉葬陽陵
三輔黃圖陽陵山方百二十步高十丈　元

和郡縣志曰陽陵在咸陽縣東四十里　漢
舊儀安陵霸陵陽陵邑各萬户徙民與長陵
等